





可以無  
而立言

為夕

而

林希逸

陽蒙縣在戰國之  
自也所著之書名以

五十一雖其

言尾言二者通一

自而名之內篇則

備雜篇為尤精

曰天下不

不當



之論若莊子者其書雖爲

者郭子玄謂其不經而爲百

此書不可不讀亦最難讀東

冠此語甚公然  
生文字只從此

悟入大藏經五百四十面皆自此中紬繹出左丘

明司馬子長諸人筆力未易敵此是豈可不讀然

謂之難者

也伊川曰佛書如淫聲美色易以惑

入蓋以其言震動而見易搖也况此書所言仁義

性命之類字義皆與吾書不同一難也其意欲與

吾夫子爭衡故其言多過當二難也鄙畧中下之

人如佛書所謂爲最上乘者說故其言每每過高

三難也又其筆端鼓舞變化皆不可以尋常文字

蹊徑求之四難也况語脉機鋒多如禪家宗所謂

劒刃上事吾儒書中未嘗有此五難也是必精於

語孟中庸大學等書見理素定識文字血脉知禪

宗解數具此眼目而後知其言意一一有所歸着

未嘗不跌蕩未嘗不戲劇而大綱領大宗旨未嘗

與聖人異也若此眼未明強生意見非以異端邪

說鄙之必爲其所恐動或資以誕放或流而空虛

則伊川淫聲美色之喻誠不可不懼希逸少嘗有

聞於樂軒因樂軒而聞艾軒之說文字血脉稍知







落之瓠種腫盛成剖音瓢毗呼枵為去培方泝泝俯統

曠育說稅難將去敗必樗抽中去卷摧圈二去

上聲又狂姓生星教傲二跳條辟關罟古聚狸彷徨旁徨

皇天上

齊物論○綦其隱去嗒吐喪去居又高考籟賴

塊苦怪苦噫乙界反窳苦呼胡琴民畏於鬼烏

佳子委諸枿雞肩二圈起權其注烏糲於花烏汚烏譎考

讓豪突妖杳二咬於交反喁五恭反冷零和去聲下刁凋

比毗知智間平詹占覺音教後縵幔窄教惴之詛又殺如

舊色厭於血許近去樂洛熱摺姚遙佚逸態貨齒齒其職直

骸諧藏去賅該遞弟靡如苾音濕協二疲皮芒忙與預齧安

惡音烏後不音故為是去聲後為苾庭根二楹盈愧詭懦決

復扶幾機朝如狙七徐繼二反芋音序又之知音智好去滑骨

同滑天上眇軫稱去嗛欺簞反伎真園利幾祈葆保膾檜

齧鼻溼濕鮓秋恂荀峻二援爰芻愈秦患螂即且子鳥尺

耆市狃篇媼牆麗平决血洳五涸二瞿劬孟浪如字一音

莽朗熒音瑩本女汝下皆大泰彈徒鶚于炙柘為去旁去

挾俠脗音泯吻二潛昏菀徒知惡烏路弔的解蟹黠貪闇暗

和如倪崖詣覓曼萬衍去竟境景影曩奴與余下同惟周

蚺附栩詡遽渠又去聲

何



第二卷

養生主 ○知智下為近去聲養尚羊為去聲踦居若呼嚮享駟呼

中去聲皆同下語熙技好去聲批備卻去聲道又作導窾欵

祭苦軻孤更庚刑間平難為戒守下為誅獲劃二解蟹

縣解躄疇躄除惡烏與余下有啄琢畜許王聃聃吐藍反

失如字又音逸號平少去倍同佩與背樂洛縣玄傳直

人間世 ○其行去聲量亮又平治去聲而知智下為去聲軋乙

江苦聞問強上術與述同惡烏路惡裔災惡烏下不音者

熒戶逢江下拂如字偃紆拊撫擠子計子反好去扈戶虛字如

又音勝升語去聲後訾紫上上比同踧其奉權譎直譎

易去聲下皤吳茹汝葦熏知知並上音智舊闕苦紐九遽渠

散去聲葉攝使去聲下粗麤爨竄清七性與餘下慎任壬樂洛

同音樂易亦惡路傳平下惡如字後治去行孟喪浪音去

第勃崔音核覈盍其知音智蹶厥又其孽列町頂哇戶圭

螳堂螂郎勝升為去聲盛成娠市溺尿蚤文蝨育僕朴拊撫

轅袁櫟歷絜戶散上聲下腐輔液亦滿亡蠹如見見粗查

菰力天上聲下拊剖幾祈機二覺教診軫詬呼譽余乘去

芘庇賴賴軸逐砥舐嗅許醒呈楸秋上上聲狙徐杙弋麗字如

又音禪膳解去聲又亢抗痔峙疏踈會檜撮子外子髀陛

二音挫子鍼針緋佳餉胡筴策食嗣僅覲郤隙何序



德充符 ○元 如字又音介 駘 音臺殆二音後同 而王 音旺 喪 去聲 彼為 去聲

其知 智後一知而知皆同 最 音最 要 音腰 暇 皆格舊音非 弄 音詰 毅 音中 中 音中

不中 音不 佛 音佛 楚 音楚 更 音庚 稱 音稱 見 音見 行 音行 孟 音孟 語 音語 諷 音諷 傲 音傲 幻 音幻 患 音患

桎 音桎 質 音質 枯 音枯 工 音工 它 音它 陀 音陀 和 音和 而 音而 同 音同 期 音期 基 音基 傳 音傳 平 音平 悶 音悶 門 音門 汜 音汜 泛 音泛 幾 音幾 上 音上 卹 音卹 恤 音恤

樂 音樂 洛 音洛 使 音使 去 音去 聲 音聲 純 音純 豚 音豚 食 音食 飲 音飲 朐 音朐 舜 音舜 翼 音翼 所 音所 取 音取 娶 音娶 復 音復 扶 音扶 譽 音譽 余 音余 滑 音滑 骨 音骨 郤 音郤 隙 音隙

離 音離 去 音去 聲 音聲 闔 音闔 因 音因 跂 音跂 企 音企 脰 音脰 脣 音脣 又 音又 音 音音 說 音說 之 音之 說 音說 音 音音 悅 音悅

肩 音肩 賢 音賢 痕 音痕 二 音二 菴 音菴 盞 音盞 又 音又 於 音於 癭 音癭 一 音一 惡 音惡 烏 音烏 下 音下 不 音不 斷 音斷 琢 音琢 喪 音喪 去 音去 聲 音聲 鬻 音鬻 育 音育 食 音食 又 音又 嗣 音嗣

如 音如 字 音字 下 音下 受 音受 警 音警 教 音教 好 音好 惡 音惡 並 音並 去 音去 聲 音聲 槁 音槁 考 音考 瞑 音瞑 眠 音眠 選 音選 去 音去 聲 音聲

第三卷 大宗師 ○知 音知 其 音其 知 音知 是 音是 知 音知 音 音音 天 音天 上 音上 聲 音聲 下 音下 當 音當 去 音去 聲 音聲 下 音下 當 音當 而 音而 同 音同 暮 音暮 模 音模 假 音假 格 音格

覺 音覺 教 音教 後 音後 不 音不 嗑 音嗑 益 音益 辰 音辰 二 音二 哇 音哇 胡 音胡 瓜 音瓜 反 音反 者 音者 嗜 音嗜 說 音說 悅 音悅 惡 音惡 烏 音烏 路 音路 訢 音訢 欣 音欣 距 音距 巨 音巨

脩 音脩 蕭 音蕭 捐 音捐 沿 音沿 頽 音頽 去 音去 聲 音聲 煖 音煖 暄 音暄 樂 音樂 洛 音洛 下 音下 皆 音皆 他 音他 陀 音陀 觚 音觚 孤 音孤 邴 音邴 丙 音丙 崔 音崔 千 音千 滴 音滴 葦 音葦

警 音警 教 音教 好 音好 去 音去 聲 音聲 下 音下 愧 音愧 本 音本 知 音知 以 音以 知 音知 去 音去 聲 音聲 得 音得 與 音與 音 音音 預 音預 涸 音涸 鶴 音鶴 响 音响 又 音又 去 音去 聲 音聲

馮 音馮 儒 音儒 沫 音沫 末 音末 譽 音譽 余 音余 塊 音塊 怪 音怪 二 音二 反 音反 佚 音佚 逸 音逸 勝 音勝 升 音升 傳 音傳 平 音平 先 音先 如 音如 字 音字 先 音先 長 音長 展 音展

下 音下 年 音年 狶 音狶 希 音希 上 音上 聲 音聲 挈 音挈 苦 音苦 戲 音戲 義 音義 坏 音坏 胚 音胚 岷 音岷 昆 音昆 嶮 音嶮 論 音論 大 音大 山 音山 音 音音 顛 音顛 專 音專

長 音長 同 音同 狶 音狶 又 音又 音 音音 豕 音豕 挈 音挈 結 音結 戲 音戲 義 音義 坏 音坏 胚 音胚 岷 音岷 昆 音昆 嶮 音嶮 論 音論 大 音大 山 音山 音 音音 顛 音顛 專 音專

項 音項 王 音王 禺 音禺 愚 音愚 少 音少 去 音去 聲 音聲 說 音說 悅 音悅 相 音相 去 音去 聲 音聲 偶 音偶 禹 音禹 孺 音孺 惡 音惡 並 音並 音 音音 烏 音烏 倚 音倚 錡 音錡 易 音易 去 音去 聲 音聲

參 音參 三 音三 朝 音朝 彫 音彫 櫻 音櫻 繁 音繁 嬰 音嬰 二 音二 需 音需 須 音須 於 音於 烏 音烏 謳 音謳 歐 音歐 參 音參 七 音七 寥 音寥 僚 音僚 尻 音尻 苦 音苦 僂 音僂 縷 音縷

句 音句 如 音如 字 音字 又 音又 贅 音贅 之 音之 診 音診 戾 音戾 間 音間 閑 音閑 躄 音躄 駢 音駢 僂 音僂 女 音女 汝 音汝 惡 音惡 烏 音烏 路 音路 反 音反 亡 音亡 無 音無

惡 音惡 去 音去 聲 音聲 鴞 音鴞 于 音于 反 音反 贅 音贅 之 音之 診 音診 戾 音戾 間 音間 閑 音閑 躄 音躄 駢 音駢 僂 音僂 女 音女 汝 音汝 惡 音惡 烏 音烏 路 音路 反 音反 亡 音亡 無 音無

悍 音悍 扞 音扞 鎔 音鎔 莫 音莫 鄒 音鄒 耶 音耶 惡 音惡 烏 音烏 下 音下 皆 音皆 撓 音撓 擾 音擾 挑 音挑 兆 音兆 編 音編 邊 音邊 和 音和 去 音去 聲 音聲 猗 音猗 於 音於 行 音行 去 音去 聲 音聲

何序



女汝疣尤疣換癰於恭覆服倪崖又音  
仿旁徨皇憤工觀貫

之觀造七報反詣也畸居特覺如字  
軹只黥鯨剔魚恣又

如字睢許維許反藩音煩二與預好  
字如黼甫黻級其知智夫

槌之垂之藥時水三息與哲同為  
聲去聲整躋長展復扶蹙蹙

墮許枝與肢同去上好去裹果食嗣  
任壬趨七

應帝王○齧臬要腰覺教中仲又如  
語去聲度渡蚤文增增

颺奚壙廣苦垠朗浪二帶藝復扶又  
反莫治去聲下嚮向

二音勑倦易亦扶其後爰狙七便平  
聲爨徠來二蹙蹙治去

天聲與亢音余下與世亢抗相去聲  
下嘻熙鄉亦作歸齊齊

復扶鯢倪審字如失音逸又委萎蛇移  
弟頽為如字下爨窠

食嗣下同知智朕忍儵叔渾本沌徒

駢梅音○縣玄疣尤藏去聲行去聲  
煌皇擢濯纍劣瓦字如敝亦

斃步跬屑譽余歧岐脛形斷反下管  
去聲上意同亦作醫齧紕

蒿好養叨囂許橋五屈誦况於况俞  
如字又纒墨索各

撓而與餘上時殉狗挾叶筴策塞代  
惡烏屬蜀俞如字

馬蹄○齧紕樂洛剔救雜洛早才驟  
士救擻其筴策埴植

中同去聲下填田顛丁援爰闕或惡  
鳥樸朴跽首氏下

澶憚漫慢摘敕樽如字又靡如躔大  
智下馬扼厄介古

倪覓五圭闔因鷺至曼武詭彼縣玄  
好知並去

第四卷

廣雅釋義

廣雅釋義







誣亡芴忽踞據嗽古屨紀獨髀樓髀髀苦贖枕綆格繼猛

督莫腐補確權歡二尊息尹達生○逕二悟愕疴於禹居具其

豨患豚直轉救楮食準救誤熙詒怡瀆救倍裴鮭戶揭胡

亦作蠶蠶涖所景所反二僑居鏐據鼈下鷄安山木○訾紫

二音辟婢憊必傳附玃紛或作狝秩族二零戶瘳賢節苦

鷓意鵠而諄又作訊

第七卷

田子方○葆保熱乃牒丁立洵灼句矩玦古穴儻但屬燭

顛而占而蕪而餽庾楸况甫刳居業反一知北遊○弁紛

唉哀在烏宵烏暗蔭慇意郤隙溲流磔救刃剝於河曝剝

訖但弁菴堀剛榘丁果之庚桑楚○杓的函含軋乙越越

蠲蜀鞞獲捷音脩蕭嗥號嗑益啜夏捩藝瞋瞬瞋七坎反

黠於脆毗胄古蝮滌跟女駑五佞良諛習

第八卷

徐無鬼○擊苦魁生姓二馳由跟良脫奪寓禹鉞刑罍望鳥路

孤又作恹歎因并子覘薄姝昌蝨瑟推角則陽○搨觸胝胝

謁扶敕呖血稷摠馮憑外物○絃該墮陳蜉惇昏昏債債頹頹

轄害軫權顛歲鶉徒跣女溪奚鈇七皆子斌滅戒戒跋跋尊尊

二音窵窵科二

第九卷



寓言○悟讓王○捲音權音眷音留音又隘厄音挖音許盜跖○

掾象音磔音客執音勢音噤音苦音倅音礙音劫音許業曲業繚了

第十卷

漁父○音揄音遙偷投三危或作挂音卦圭二列御寇○粹于骨

評平說訊懷儼叱匹天下○音觴音聊而譏音奚同音髀音戶寡欺

輓五管胡窆亦作魴與輓觴同切觴音蚌音悅音麻音歷音踰音又作踰

蠱孟駘音殆

莊子釋音卷終

莊子卷一

宋福清 虞齋 林希逸 註

明同邑 後學 施觀民 校

內篇逍遙遊第一

逍遙遊者此篇所立之名也內篇有七皆以三字名之遊者心有天遊也逍遙言優游自在也論語之門人形容夫子只一樂字三百篇之形容人物如南有樛木如南山有臺日樂只君子亦止一樂字此之所謂逍遙遊即詩與論語所謂樂也一部之書以一樂字為首看這老子胸中如何若就此見得有些滋味則可以讀若若矣若若一詩形容胸中之樂併一樂字亦不說此詩法之妙譬如七層塔上又一層也

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鯨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



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恠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闕而後乃今將圖南蜩與鸞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捨榆枿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

此段只是形容胸中廣大之樂却設此譬喻其意蓋謂人之所見者小故有世俗紛紛之爭若知天地之外有如許世界自視其身雖太倉一粒不足以喻之戴晉人所謂蝸角蠻觸亦此意也北冥北海也鯤鵬之名亦寓言耳或以陰陽論之皆是強生節目鳥之飛也必以氣下一怒字便自奇特海運者海動也今海瀕之俚歌猶有六月海動之語海動必有大風其水湧沸自海底而起聲聞數里言必有此大風而後可以南徙也南冥亦海也莊子又以天池訓之齊諧書名也其所志述皆恠異非常之事如山海經之類然此書亦未必有莊子既撰此說又引此書以自證此又是其戲劇處搏飛翔也扶搖風勢也三千九萬即形容其高遠也去以六月息者此鳥之往來必歇住半年方可動也野馬塵埃三句此是他文字最奇處前後說多不通野馬遊絲也水氣也子美所謂落花遊絲白日靜是也言此野馬塵埃自何而得著世間之生物以其氣息自相吹噓故虛空之中有此物也此三句本要形容下句却先安頓於此謂人之仰視乎天見其蒼蒼然豈其正色特吾目力既窮其上無所極止故但見濛濛然爾鵬之飛也既至於天上則其下視人間不知相去幾千萬里其野馬塵埃



相吹之息亦必如此濛濛然猶人之在下視天上也此  
數句只是形容鵬飛之高如此下得來多少奇特若如  
從前之說以鵬為大野馬塵埃為細與前句不相接後  
句不相關如何見得他筆力水之積也不厚為下句風  
之喻也均堂堂上均深處也其水既微但能浮一芥而  
已以杯盞之類置其間則膠住矣膠音教言粘住不動  
也鵬在天上去地下九萬里風自溪谷而起而後蓬蓬  
然周遍四海鵬既在上則此風在下培厚也九萬里之  
風乃可謂之厚風如此厚風方能負載鵬翼背負青天  
言飛之高也莫之天閼無障礙也圖南自北海而謀南  
徙也圖謀也蜩蟬也鸞鳩學飛之小鳩也鸞或作鸞音  
預亦小鳥而已兩字皆通決起者奮起而飛也捨矣也  
奮起而飛欲突至於榆枋之上不過丈尺之高有時猶  
不能至又投諸地控投也言我所飛不過如此且有不能  
能彼乃欲藉九萬里之風而南徙於天池奚以奚用也  
此意謂淺見之人局量狹小不知世界之大也

適莽蒼者三殮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  
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

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  
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  
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  
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

莽蒼者一望之地莽蒼然不見我欲適之一往一來不  
過三飯而腹猶果然果實也食未盡消也言其近也將  
為百里之往則必隔宿春擣糧米而去非可三殮而已  
為千里之行則須三月聚糧矣此三句以人之行有遠  
有近則所食亦有多有少亦如人見有小大則所志趣  
亦有遠近又為鵬與蜩鳩之喻也二蟲者蜩蛄也言彼  
何足以知此故曰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  
年此兩句又是文之一體以小知大知一句結上鵬鳩  
又以小年大年一句生下一段譬喻朝菌大芝也亦名  
日及生於糞上暮生見日則死彼但知有朝暮而已安  
知有晦朔也蟪蛄寒蟬也春生夏死夏生秋死不見四  
時之全故曰小年冥靈木名也大椿亦木名也此亦寓



言不必求其實言其靈之生一千年方當一歲大椿之生一萬六千年方當一歲彭祖僅年八百至今乃以高壽特聞於世衆人皆欲暮之而不及亦是見小而不知大也久壽也匹慕而求似之也

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爲鯢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太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辨也

此段只是前段又翻說一箇證據言向來湯曾問棘卽此事也棘人名也是已卽是也據此一句合結在下以結語爲起語此其作文鼓舞處窮髮不毛也扶搖風勢也羊角亦風之屈曲勢也搏飛翔也絕雲氣者言九萬

里之上更無雲氣人言泰山絕頂雲皆在山下雷鳴如嬰兒聲然今人亦言雲只在中天是也圖南且謀適南冥也言謀爲南徙之計而後往南海也斥小澤也斥澤之鵠小鳥也飛之至者言我翱翔蓬蒿之間其飛如此亦至樂矣又何必他往哉其意卽與前段同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已



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知效一官言其智能可以辨一職之事也行比一鄉言其德行可以比合一鄉而使人歸向也德見知於一君是為過谷而可以號召於一國言主一國之事也此三等人各以其所能為自足其自視亦如斥鴳之類宋榮子見之大者也猶然笑貌也宋榮子之為人雖舉世毀之譽之而不加勸沮言不以為意也視彼一鄉一國之士但見可笑然宋榮子之所以能此者何也蓋知本心為內凡物為外故曰定內外之分在外者則有榮辱在內者則無榮辱知有內外之分則能辨榮辱皆外境矣斯已矣者言道理只如此也彼既以本心為重外物為輕則豈肯汲汲然以世俗為事數數汲汲也雖然宋榮子之能固如此亦未有大樹立作家處若列子者以身御風而行虛空之間半月而後反其御風之時冷然而善此形容其飄飄之貌也冷然飄然也善美也彼既能乘風而行又禮脩身以求福汲汲然惟恐不及者不足言矣未數數者言其未肯似他如此數數也人之行也在地列子之行也御風此雖免乎行矣而非風則不可故曰猶有所待若夫乘天地之正理御陰陽風雨晦明

之六氣以遊於無物之始而無所窮止若此則無所待矣此乃有迹無迹之分也至於無迹則謂之至人矣謂之神人矣謂之聖人矣無已無功無名皆言無迹也特下三句贊美之又贊美之也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子無所用天下為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燭火炬火也日月既明何用把火時雨既降何用抱甕堯謂許由立則天下自治而必使我主此我自見其不



足故以燭火浸灌自喻也尸者主也致天下者言以天下歸之汝也名不出於我而出於人則是在外者也以名對實則實為主而名為賓吾不為賓者言吾不以外物自喪其身也鶴鷄偃鼠許由自喻也言其有以自足也偃伏也偃鼠潛伏之鼠也歸休乎君言君且歸去休不必來訪我也庖與尸祝其業不同言我不能舍我之所樂以代汝各守其所守亦猶尸祝不肯違越去其樽俎而代庖人烹割也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

鐘鼓之聲豈惟形骸有聾瞽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為一世斬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為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熟是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為事

肩吾連叔皆未必實有此人此皆寓言亦不必就名字上求義理中間雖有一二亦可解說而實不皆然也無當者無實也往而不反者謂其大言只說前去而不知顧也河漢天河也河漢無極謂天河在天不知其首尾之所極逕音徑庭音趨逕庭只言疆界遙遠也大有甚有也其言不近人情言非世俗所常有也藐姑射山名也冰雪瑩潔也所養者全陽氣伏而不動故凝然若冰雪今之服氣道人亦有能為此者綽約者柔媚可愛也處子處女也則神全不食以下四句言其神妙也其精神凝然而定所居之地百物自無疵癘之病而年穀自



孰蓋接輿之言如此狂與誰同肩吾以其言為欺誰而不可信也曰然者言固是如此也汝固疑而不信也文章之觀示鐘鼓之音聲人皆見之聞之而警者聾者無預此形骸之病也豈惟形骸有此病在心亦有此病言其心無見識猶聾瞽然故不知此語而以為誰也時是也女與汝同前後解者皆以此時女為處子故牽疆不通其意蓋謂如此言語豈是汝一等人能之此等人其為德也周游乎萬物之上而世自治彼豈肯弊弊然以治天下為事言其無為無不為也斷與祈同亂者治也言一世之人自祈乎治我但無為而彼自治我何用自勞弊弊自勞之意也物莫之傷者言外物不能動其本心也稽至也水之犬可以至天而斯人不滿旱之甚可使金石融流土山焦枯而彼亦不熱言其無入而不自得也塵垢糝糠緒餘也謂此人推其緒餘可以做成堯舜事業豈肯以事物為意物者事物也為事猶言從事也陶鑄做成之意也據此一語便是郭子玄所謂不經者但其著書初意正娶鄙夷世俗之儒故言語有過當處不可以此議之如李太白曰堯舜之事不足驚莫比矣齊事高潔與此何異

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

章甫冠也越人既斷髮不用衣冠宋人以此為貨而往越宜其無賣處也莊子此言蓋謂其所言廣大今世之人無非淺見此言何所用謂世不足與語此也

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

此章亦見廣而後知自陋之意以堯之治天下古今第一一人矣而於汾水之南見四子於藐姑射之山猶且恍然自失况他人乎喪其天下忘其天下也窅然茫茫之意也四子既無名或以為許由鑿缺王倪被衣或曰山海經云藐姑射在寰海外汾陽堯都也在堯之都而見姑射之神即堯心也一本二迹三非本非迹四非非本迹也如此推尋轉見迂誕不知此正莊子滑稽處如今人所謂斷頭話正要學者如此揣摩前後解者正落其圈穢中何足以讀莊子其實皆寓言也大抵謂人各局於所見而不自知其迷者必有大見識方能自照破也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呶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掊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泝澠統爲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泝澠統不過數金今一朝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澠統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瓠可爲瓢者也實瓠之字也一瓠之大其子五石則亦可盛五石之水矣堅重也瓢半匏也瓠落淺而大之貌也掊擊碎之也不龜手者言冬月用此藥而手不裂也泝澠打洗也統絮也以有此藥而爲人洗絮數世以此爲業也樽浮水之壺也以壺繫腰乃可浮水故曰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莊子旣以不龜藥之事喻其不知所用乃曰有此大瓠何不思之以爲浮江之壺慮息也何不慮者言子之思何不及此也蓬心猶茅塞其心也此段之意亦謂見小不能用大而巳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今



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  
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卧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  
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樗惡木之名也大本樹之身也擁腫盤結而瘰癧也不  
中繩墨規矩言其不中用也立之塗近於道旁也此惠  
子戲以喻莊子之大言無用也狸狌狐之類也教者物  
之遊遨者也伺候而欲食之方其跳梁之時不避高下  
亦最小而桀黠者一旦為機網所中遂殺其身辟法也  
機辟猶言機械也豨牛旄牛也其牛至大而不能如狸  
狌之執鼠此意蓋喻世間之物有大有小各自不同不  
可以大者皆為無用也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言造化  
自然至道之中自有可樂之地役役人世有福則有禍  
若高飛遠舉以道自樂雖無所用於世而禍害亦不及  
之即退之所謂刀鋸不加理亂不聞也故曰不夭斤斧  
物無害者安所困苦哉惠子之問莊子之答如今人說  
隱語然後人就此機網細繹  
多少文字其原實出於此

內篇齊物論第二

物論者人物之論也猶言衆論也齊者一也欲合衆論  
而為一也戰國之世學問不同更相是非故莊子以為  
不若是非兩忘而歸之自然此其立名之  
意也天籟地籟人籟就聲上起譬喻也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顏成子游  
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  
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  
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

隱几者憑几也嗒然者無心之貌也喪其耦者人皆以  
物我對立此忘之也槁木者無生意也死灰心不起也  
今之隱几者言今日先生之隱几非若前此見人之隱  
几也有我則有物喪我無我也無我則無物矣汝知之



乎者言汝知此理乎吾即我也不曰我喪我而曰吾喪  
我言人身中纔有一毫私心未化則吾我之間亦有分  
別矣吾喪我二字下得極好洞山曰渠  
今不是我我今正是渠便是此等關竅

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  
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唯無作作則  
萬竅怒號而獨不聞之寥寥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  
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汚者激者  
謫者叱者吸者叫者譟者突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  
喁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而獨不  
見之調調之刁刁乎

子綦因子游一問知其亦有造理之見欲以天籟語之  
遂如此發問也方道也問此理果何如也大塊天地也  
天地之間因何有風亦猶人之噫氣也是唯無作言其  
不作則已也作則萬竅怒號者言纔動則滿世界皆是  
也萬竅萬木之竅也寥寥乎長風之聲也畏音偉佳音  
翠上聲畏佳者林木搖動之貌百圍言木之大也兩手  
相拏曰圍上言萬竅此但以一樹之大者言之則其他  
可知文法也大木之竅穴其形之不同各有所似枅柱  
上方木斜而深者圈如枅圈之員者注曲者汚下者此  
皆言其竅穴之形自激者至咬者言竅穴中之聲于之  
聲輕喁之聲重言風之前去其聲如唱于隨其後而至  
者則如唱喁輕重相和也冷風小風也風小則其相和  
之聲亦小飄風大風也風大則其相和之聲亦大厲風  
者猛厲之風也濟者止也風既止則衆竅之中向之爲  
聲者皆不聞矣故曰爲虛調調刁刁皆樹木爲風所搖  
動之形前曰獨不聞後曰獨不見此一段文字之關鎖  
也而汝也莊子之文好處極多如此一段又妙中之妙  
者一部書中此爲第一文字非特莊子一部書中合古



今作者求之亦無此一段文字詩是有聲畫謂其寫難狀之景也何曾見畫得箇聲出自激者至咬者入字入聲也于與喁又是相和之聲也天地間無形無影之風可聞而不可見之聲却就筆頭上畫得出非南華老仙安得這般手段每讀之真使人手舞足蹈而不知自己也此段只是說地籟却引說後段天籟自是文勢如此說者或謂此言地籟自然之聲亦天籟也固是如此風非出於造化出於何處然看他文勢說地籟且還他說地籟庶見他血脉綱領

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

比竹笙簧之類也人籟豈特比竹金石絲匏之類皆是此特舉其一耳前說地籟後說天籟却把人籟只一句斷送了此亦是文法讀莊子之文須如此仔細檢點庶得箇入處

邪 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

吹萬萬物之有聲者也言萬物之有聲者皆造物吹之者造物也而皆使其若自已出吹字使字皆屬造物自取者自取於已也咸其自取言萬物皆以為我所自能而不知一氣之動誰實使之氣發於內而為言遂下一怒字與怒而飛同亦屬造物

大知閑閑小知間間大言炎炎小言詹詹

大知者上知之人也閑閑者從容自得也小知小計較者也間間者言筭星筭兩自分別也大言者氣譎大者也炎炎者有光輝也莊子之意伊周孔孟皆在此一句內小言者小小見識之人也詹詹者瞻前顧後也百家之說市井之談皆在此一句內此四句總說世間有此兩種人知理會事功者言理會學術議論者

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為構日以心闔

既說上四句了却就人身上發明其寐也魂交言夜則神集於其心也其覺也形開言晝則四體皆動用也此兩句自帝王至庶人皆在內構合也應於外者為接言人夜則安寢平旦以來遇合之間便有應接內役其心



如戰鬪然日日如是故曰與接為構日以心鬪即孟子所謂日晝之所為有梏亡之者孟子說得便平善被他如此造語精神百倍亦警動人後之禪家其言語多是此等意思

### 縵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縵縵

縵者有一種人做事縵但地又有一種人出着言語便有機穿故曰密又有一種人思前算後不漏落一線路故曰密此皆言世之應物用心者然皆不得自在皆有憂若畏懼之心所謂小人長戚戚是也孔子則謂小人戚戚莊子之意則堯舜周孔皆為戚戚矣事之小者則惴惴然而懼故曰小恐惴惴事之大者則憂深思遠若失若疑故曰大恐縵縵

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洵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

### 喜怒哀樂慮歎變熱熾佚啓態樂出虛蒸成菌

其議論是非各有其所若射者之謀中的然故曰其發若機括謂一語不虛發也司主也好勝之心自守不化留戀於胸次者與人有詛盟然用心憂勞日銷月鏹謂其內有苦也物生於春夏殺於秋冬惟悴之時也故以為日消之喻此三句下是意上是譬喻却如此下語意有所溺去而不可回故曰溺之所為之上之字助語也下之字往也不可使復之也此之字亦訓往言不可復挽回也其為物慾所厭沒如被緘滕然至老而不可救拔故曰老洵洵者謂其如墜於溝壑也此等人身雖生而心已若死者矣故曰近死謂其胸中無知也陽生也言其心已死不復活也此以上形容世俗之用心喜怒以下十二字又形容其狀貌謂其在內者如此故其見於外也或喜或怒或哀或樂時乎憂慮時乎嗟嘆時乎變換意態如此不得又欲如彼熱者憂疑而不動之貌姚央庠之貌佚縱逸也啓開放不收斂之貌態做模打樣也其人雖如此實皆不自由如樂之出於虛如氣之蒸成菌言許多種人皆是造物使之便是吹萬如此說造物處又不謂自然而然言人不能以道自持則做



出許多醜差皆若鬼神使之然讀  
莊子者却要如此體認得子細

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日暮得此其所  
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  
為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  
情而無形

日夜相代乎前造物之往來者也莫知所萌言不見其  
所起之處也已乎已乎猶今人言是了是了意謂所萌  
之地雖不可知然且暮之間不過得此而已此者造物  
也這一此字甚重不是輕下非彼無我這彼字却是上  
面此字言非造物則我不能如此然造物之所為必因  
人身而後見故曰非我無所取如此說得來雖若近而  
可見矣然其所為見使於造物者人實不知之故曰是  
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為使真宰造物也若有者似若有  
之而不敢以為實有也朕萌芽之地也不得其朕即莫  
知其所萌也可行者言天行之可見者也已信者甚實

也造物之所行信乎有之而但不見其形即莫知其所  
為使也有情言有實也即已信也無形即不見其形也  
自日夜相代以下皆言造物之所為雖在面前而人不  
可見反反覆覆細繹許多語句辭甚切而意甚至蓋欲  
人於此着意  
自檢點也

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吾誰與為親汝皆悅之乎其有  
私焉如是皆有為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相  
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  
其真

百骸九竅六藏即人一身之所有者也此以下又就人  
身上發明一段更是奇特賅者備也存在也言人之  
身備此而皆在也吾誰與為親者言吾所獨親者誰乎  
這一親字下極有理且如人身或有病在手為其所  
苦則方病之時手乃為身之讎也六根皆然汝皆悅之  
乎者言六根之中皆喜之乎亦有所私喜乎且其在身



之用何者為貴何者為賤如頭庠而手搔則手者頭之  
役望遠而足行則足者目之役役者臣妾也然而不足  
以相治者手足時乎而用乎手時乎而用足故曰通相為  
君臣百骸九竅六藏之君臣既不可得而定名則心者  
造物之主也其以心為君乎心又不能以自主而主之者  
造物則造物為真君矣故曰其有真君存焉我雖如此  
惟求欲見到實處然見得與見不得其所謂君者初何  
加損乎情實也故曰如求得  
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

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  
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爾然  
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止  
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  
而人亦有不芒者乎

大抵人之形體非我自有所受者既受此形於造  
物則造物與我相守不亡以待此形之歸盡而後已而  
人不能一順乎造物乃為外物所汨與之或逆或順以  
此而行盡其一生如駒過隙不能以一息自寧故曰行  
盡如馳而莫之能止相刃相靡也相靡相隨汨沒之意  
終身役役言自苦也不見其成功言無益也採得百花  
成蜜後不知辛苦為誰甜即此意也爾然疲役又形容  
其役役勞苦之狀不知其所歸不知何日可休歇也人  
生之自勞如此壽雖百年亦何益故曰不死奚益其形  
化者從衰得白從白得老也年彌高而德彌邵則是形  
化而心不化在我既無見識徒以心為形役形衰而心  
亦疲矣故曰其心與之然芒芒然無見識也彼愚惑之  
人亦當回首自思曰凡人之生其胸中本若是昧然無  
見乎豈我獨昧而人亦有不昧者此意蓋謂天生蒸民  
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天理未嘗不明汝以人  
欲自昏故至於此知道之人豈如此芒昧乎此所謂金  
篋括膜要  
汝開眼也

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



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為有無有為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

成心者人人皆有此心天理渾然而無不備者也言汝之生皆有見成一箇天理若能以此為師則誰獨無之非惟賢者有此愚者亦有之知代古賢者之稱也代變化也言其知變化之理也心自取者言其心有所見也若此心未能見此渾然之理而強立是非之論是者自是而不知其理之本然譬如今日方始適越而謂昔日已至之矣天下寧有是理哉此謂強其不知以為知也如此則是本無所見而強以為有既以無所見而自以為有所見雖使古聖人復出於汝亦不可曉他人又柰汝何哉神禹即禹也借以為古聖人之稱也

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為異於擊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

此篇本為齊物論是非而作前既發為三籟之論謂天地之間凡有聲者皆出於造物却又引而伸之演說人身皆為造物所使細繹發越至成心處而後住自此以下却說是非之論風之於竅比竹之聲吹萬不同皆聲而已聲成文而後謂之言言則非吹比也所謂言者皆各言其意也故曰言者有言此四字便是是非之論其所言者特未定也謂汝雖有此言其出於汝邪其出於造物邪故曰未定其言果汝之言邪其出於汝者未嘗有此言而為造物所使遂為此言邪擊者鳥之初出卵者也擊之為音未有所知汝之有言亦不自知若以為異於擊音則實不能自異則以為與擊音有分辯乎無分辯乎言其實一同不可得而分辯也

道惡乎隱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



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

道本無真偽不知道因何而隱晦故有此真偽至言本無是非不知因何而隱晦故有此是非者論惡乎往而不存者謂大小精粗是道無乎不在也惡乎存而不可者謂是是非非皆可也小成小見也一偏之見也因人之偏見而後此道晦而不明榮華者自相誇詡以求名譽也偏見之言自相誇詡則至言隱矣自是爾後始有儒墨相是非之論人之所非我以爲是彼之所是我以爲非安得而一定若欲一定是非則須是歸之自然之天理方可明者天理也故曰莫若以明物無非彼者言以我爲是則以彼爲非也物無非是者言我以爲是則人以爲非也在彼之說我則不爲之見察在我知者則自知之物我不對立則無是非因物我之對立而後有是有非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

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

于天亦因是也

有彼有是止與方生之說同此是撰出一箇方生字來做譬喻蓋生必有死二者不可相離若只說生而不說死是見得一邊而已雖然汝雖見得一邊據道理來他自相離不得如生則必有死死則必有生纔有箇可便有箇不可纔有箇不可便有箇可如何離得既知其說之不可離則不若因其所是而是之因其所非而非之古之聖人所以不用一偏之見而照之以天理者即因其是而已矣前說因是因非此又只言因是省文也

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

若以是非而論則他之說一是非也我之說又一是非也我與他又何以異汝雖分爲人我其實分不得故曰



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言彼與我皆無也  
偶者對也若使彼之與我不對而立混人已而一之則  
為道之樞要矣環之中必虛我得道之樞要則方始如  
環中然如環之中則無始無終而無窮矣是亦無窮非  
亦無窮者言聽其自然也如此則為自然之  
天理故曰莫若以明舉前一句以結此段也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  
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  
馬也

指手指也以我之指為指則以人之指為非彼非指之  
人又以我指為非若但以我而非彼不若就他身上思  
量他又非我物我對立則是非不可定也馬博塞之籌  
也見禮記投壺篇下馬有多寡博者之相是非亦然若  
以此理而喻之則天職覆地職載亦皆可以一偏而相  
非矣萬物之不同飛者走者動者植者亦若籌馬之不  
同亦可以一偏而相非矣此蓋言世間無是非也只緣  
有彼我則有是非終不成天地亦可以彼我分乎此皆

警物論之不  
可不齊也

可乎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  
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  
物不然無物不可

可者可之不可者不可之故曰可乎不可乎不可道  
無精粗行之即成皆自然也謂之而然說底便是也我  
何所然乎因其然者而然之我何所不然乎因其不然  
者而不然之物固有所然者固本來也言物物身上本  
來自有一箇是底故曰固有所然固有所可既有所然  
有所可則物物皆如是也故曰無物不然無物不可

故為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嵬懔恠道通為一

莛屋梁也楹屋柱也梁橫而柱直厲惡而施美恢大之  
與褊狹詭變之與循常譎詐之與平直妖恠之與祥瑞  
皆不同者也以道觀之則橫直者各當其用美惡  
者各全其質皆可通而為一矣言皆歸之造物也



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為一

成毀物之相戾者也然無毀則無成無成則無毀譬如木之在山伐而用之毀也以之作室則為成物矣譬如用藥攻之咀之分也合而和之可以成藥有筋有角而後成弓在弓則為成在筋角則為毀秦不亡則漢不興漢雖成而秦則毀以此觀之初無成也亦無毀也故曰復通為一

唯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亦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

唯達道者知此理之為一則去其是者不用之而寓諸庸之中以常為用而隨用皆通通則自得矣故曰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幾盡也此亦無他不過因是而無是非之爭如此而已惟至於不知其然而循其自然此則謂之道也以下句已字粘上句已字此是其筆端游戲作文處

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公賦芋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是之謂兩行

神明猶精神也勞苦精神自為一偏之說強相是非而不知理本同者謂之朝三此亦是做兩字設譬喻起與方生一樣文法芋山栗也一名橡子名三與四也實通七數也名實未嘗變但移易朝暮而衆狙喜怒隨之此喻是非之名雖異而理之實則同但能因是則世自無爭矣洪野處云列子勝於莊子如此譬喻二書皆同但把字數添減處看便見列子勝不得莊子和之以是非者和其是非而歸之一也天均者均平而無彼此也兩行者隨其是非而使之並行也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



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減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

未始有物者太極之先也古之入者言古之知通者自無物之始看起來則天下之理極矣其欲爲有物是無極而太極也自有物而有封是太極分而爲兩儀也兩儀雖分覆載異職各隨其理何嘗有所是非是非起於人心之私彰露也私心既露則自然之道虧喪矣道既虧則有好有惡在我則愛而在物則惡傷傷氏所謂愛河是也虧其道而溺於愛此自人心之私然以造物觀之何嘗有所成虧故曰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此言人世是非之爭到了皆歸之空也此一段固是白天地之初說來然會此理者惟前便提此如一念未起便是未始有物之時此一念既起便是有物因此一念而後有物我便是有封因物我而有封惡善喜怒哀樂便是有是非未能回思念未起之時則但見胸次膠擾便是道虧而愛成及此念一過依然無事便見得何嘗有成有虧莊子之言若迂闊若能如此體認則皆是切身受用之事

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惟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

既說成虧之理却以鼓琴喻之最爲親切且如有琴於此用而鼓之則一操之曲自有終始此終始生於既鼓



之後若不鼓則安有終始哉如人一念若不起則亦無  
 有物我之同異也昭姓也名文古之善鼓琴者師曠樂  
 師也策擊樂器之物也今馬鞭亦曰策左傳繞朝贈之  
 以策羊曇以策擊西州門皆馬策也枝猶持也待而擊  
 曰技此二字想古語有之師曠枝策即言師曠擊樂器  
 也據梧以梧為几而凭之故曰據梧因上言鼓琴遂引  
 說二子言三子之技皆精幾盡也言其知於此技極其  
 盡也技精而有盛名於世故曰皆其盛者也載事也末  
 年晚年也言從事於此終其身也三子之好自以為異  
 於天下之人故曰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三子既自好  
 之又欲誇說於人故曰其好之也欲以明之我雖如此  
 誇說而所聽之人本自分曉乃強以此曉之故曰彼非  
 所明而明之知惠子之強辯自愚也而以終其身堅白  
 本公孫龍之事莊子却以為惠子但借其分辯堅白之  
 名耳昧自愚也上言三子此但以惠子之辯為結亦是  
 文法也堅白注家以為堅石白馬之辯蓋曰堅則為石  
 言石不必言堅白則為馬言白不必言馬亦猶黃馬驪  
 牛三也史記蘇秦傳注又曰龍泉水淬刀劍時堅利故  
 有堅白之論曰黃所以為堅白所以為利齊辯之曰白  
 所以為不堅黃所以為不白二說雖殊皆辯者之事爾

昭文既以鼓琴終其身而昭文之子又傳文之緒業亦  
 終其身綸緒業也上言惠子下句又以昭文之子結此  
 是筆端鼓舞處終身無成者言只他一人自會教別人  
 不得故曰無成凡天下之事若只據其所能而可以為  
 了當則我之現前所能者謂之了當亦不可也若據此現  
 前者未為了當則凡天下之人與我皆不得謂之了當  
 成猶言了當也此兩句雖是結上三子之技然其意甚  
 廣蓋所言三子之技亦是譬喻物論是非非專說三子  
 也滑疑言不分不曉也滑亂而可疑似明而不明也耀  
 明也聖人之心其所主者未嘗著迹故其所見之處若  
 有若無圖欲也言聖人之所欲者如此也所以去其是  
 不用而寓諸尋常之中此之謂以明自物無非彼以下  
 至非亦一無窮也既解以明二字自此指喻指以下至  
 適得而幾矣又解因是二字却直至此處又以此之謂  
 以明結之文勢起伏縱橫變化綱領自是分曉僕嘗謂  
 齊物論自首至尾只是一片文字字子細看他下字血脉  
 便

今日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



類相與為類則與彼無以異矣

此段又自為是不用一句中是字生來故曰與是類乎與是不類乎此便是他下字血脉前言言非次也到此換頭又唱起今且有言於此一句亦是他前後血脉以其類者與其不類者易地而看則見類與不類皆相類矣其意蓋曰把他做我看把我做他看則見我與他一舛故曰與彼無以異矣此便是以指喻指以馬喻馬之意

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始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

莊子之文纒下雖然作一轉處其語皆妙其意蓋謂雖云無是無非亦且說一說故曰請嘗言之始太極也未始有始無極也未始有夫未始有始此無極之上又有一層也有有物也此有之生必無而始故曰有無也者無字之上又有未始有無即極之上層也列子所謂有太質有太素有太初亦此意當初本無箇有不特無箇有亦無箇無忽然有箇無則必是生出一箇有如此推明其意蓋謂其初本來無物因有我而後有物我因有物我而後有是非大意不過如此却恁地發明果是高妙據此處合曰俄而有有矣今不曰俄而有有而曰俄而有無此皆其筆端入妙處這箇無字雖是有字果是喚作無得否故曰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此箇無字雖未可知然既喚作無字便是有無之名矣故曰今我則已有謂矣然我雖有此言謂即言也然不知此言果可謂有邪果可謂無邪此與轂音處同

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天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既已為一矣且得



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况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况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

此兩句雖是設喻以明是非有無之理然此語極天下之至理前乎莊子未有此言也後乎莊子亦未有此言也可謂千百年獨到之論秋毫之末至小也而謂之莫大大山至大也而謂之為小其意蓋謂既名曰秋毫纔大些箇便不可以秋毫名之矣大山纔小些箇便不名為大山矣若以太山為大地更大地故太山謂之小亦可傷子為名則是極傷子之數矣更多些箇則不名傷子矣彭祖雖曰至壽比之天地彭祖亦為天矣此兩句細看得出便是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若人會如此看則大而天地與我並生於太虛之間天地亦不得為大而萬物又與我並生於天地之間雖一草一木一禽一蟲亦與我相類故曰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說了箇一字却就此一字粘起曰既為一矣且得有言乎意謂既是混

然為一則和箇一字亦不當有今既有一字矣則安得謂之無乎以混然之一與此名一之言自是兩箇故曰一與言為二既有此二矣又有一與言為二一句則成三箇矣自此三箇但管生將去自千而萬自萬而兆直至巧於曆者亦算不盡而况凡常人乎若如此看得來當初因箇無字引起遂至於有自有而一自一而二自二而三已自如此言之不已何況更自有而生有乎以此而觀則惟無適為是何以謂之無適即因是已自箇是字說來到這裏又結一結

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為是而有眡也請言其眡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

此段又自是字上生起有封即有彼我也有常有主也至道至言本無彼此此因人心之私有箇是字故生出許多疆界眡疆界也八德之名只是物我對立之意却鼓舞其文做出四句左右彼此對立之名也倫理也義事宜也辯辯別也分辯皆同但字有輕重纔有主意則各自



分析辯別也競爭亦一意但競則甚於爭爾既有分辯則大者必競小者必爭也看此等文字卽就字義上略擺撥得伶俐便自好若道倫又如何義又如何分又如何辯又如何爭又如何競又如何便非莊子之意矣且倫字義字分字辯字競字爭字本無甚分別如何名以八德看得他文字破不被他鼓舞處籠罩了方是讀得莊子好雖是莊子復生亦必道還汝具一隻眼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

上面既說了彼我是非到這數句又別牽箇說話來發明此老胸中多少玲瓏多少快活六合之外

之內宇宙之間也宇宙之間合有許多道理聖人何嘗不說但不立此議以強天下之知春秋史書之名也此一句又是既有君臣上下凡見於史冊者皆是先王經世之意聖人豈容不立此議而何嘗與世人爭較是非蓋天下之理惟其不言則爲至言纔到分辯處便是胸中自見得不透徹也故曰分也者自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到這裏又自發一箇何也之問懷之者退藏於密之意也聖人於此卷而懷之衆人於此則必辯而明之以相誇示纔有分辯便是無見識處故曰有不見也

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嗛大勇不忮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成五者罔而幾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



對立者曰稱謂之大道則無對立者矣不言之中自有  
至言故曰大辯不言無仁之迹而後為大仁嗛滿也猴  
藏物曰嗛以廉為廉則有自滿之意國語曰嗛嗛之德  
不就也言其自小即此嗛字清畏人知清畏人不知  
皆得為大廉矣不伎者不究其用勇之迹也既說此  
五句下面又再解一轉昭者明也道不可以指名昭然  
而指名則非道矣故曰不道言而形諸辯則是自有見  
不及處矣常者可見之迹也有可見之迹則非仁之大  
成矣廉而至於有自潔之意則不誠實矣清自潔意也  
信實也勇而見於伎則必喪其勇矣固圓也言此以上  
五者皆是箇圓物謂其本混成也若稍有迹則近於四  
方之物矣謂其有圭角也幾近也向字與於字同意天  
下之真知必至於不知為知而止則為知之至矣不知  
之知便是不言之辯便是不知道之道若人有能知此則  
可以見天理之所會矣故曰此之謂天府天府者天理  
之所會也天理之所會欲益之而不能益故曰注焉而  
不滿欲損之而不能損故曰酌焉而不竭至理之妙無  
終無始故曰不知其所由來葆光者滑疑之難也葆藏  
也藏其光而不露故曰葆光

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  
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  
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况德之進乎日者乎

昔者上着一故字便是因上文而引證也宗膾胥敖之  
事無經見亦寓言耳不釋然者不悅也蓬艾之間喻其  
物慾障蔽而不知有天地也謂彼之三國物慾自蔽未  
能向化而我纔有不悅之心則物我亦對立矣十日並  
出亦見淮南子此蓋莊子寓言淮南子又因之而粧撰  
也言曰於萬物無所不照况我之德猶勝於日而不能  
容此三子者乎此意蓋喻物我是非聖人所以冥之  
不辯者照之以天也十日之說即莫若以明之喻也

蓋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  
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  
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



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耶

此段又自知止其所不知上生來又自前頭是字上引來所以道一篇只是其文字蓋缺同是之問王倪不知之對便即是知其所不知但如此撰造名字鼓舞發揮此所以為莊子也既曰吾惡乎知之又曰雖然嘗試言之此皆轉換妙處知之非不知之非知此兩句發得知止其所不知又妙其意蓋謂不知便是真知也

且吾嘗試問乎汝民涇寢則腰疾偏死鮪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猿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螂蛆甘帶鴟鴞者鼠四者孰知正味猿狙以為雌麋與鹿交鮪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

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

且吾嘗試問乎汝者又為發端之語也鮪安乎水猿猴安乎木人豈能處此既各安其所安而皆不能安其所不安則三者所處皆非正也豈得以人異乎猿鮪哉芻草木之食豢肉味之食也薦草也帶蛇也麋鹿則食草螟蚣則食蛇鴟鴞則食鼠人則食芻豢所嗜好其美皆不同則四者之味孰為正哉徧狙猶群也徧狙以猿為雌麋鹿一類物也鮪與魚非二物即如此下語此一段雌雄之喻却就毛嬙麗姬發此三句言人之悅好色者其與禽魚何異我之視猿鹿亦猶猿鹿之視我然四者之於色孰為正乎决猛也驟走也此三節皆為是非物我之喻故結之曰自我觀之仁義之分是非之論紛然而淆亂亦猶處味色之不同又安可得而辯樊然紛雜也

鑿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



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  
生無變於已而况利害之端乎

王倪即至人也神矣者言其妙萬物而無迹也不熱不寒不驚即游心於無物之始也死生之大且不為之動心而况利害是非乎此一句却是朴實頭結殺一句

瞿鵠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不  
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而遊乎  
塵垢之外夫子以為孟浪之言而我以為妙道之行也吾  
子以為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瑩也而丘也何足  
以知之

此因至人又發聖人之問且就此取剥聖門學者務事也不從事不以為意也有就有違則是知有利害矣利

害不知何就違之有物之求我歸我也亦不以為害不緣道無行道之迹也無謂有謂不言之言也何謂無謂言而不言也孟浪不着實也夫子指孔子也言我以聖人之事語之夫子其言有妙道而夫子以為不着實之言吾子謂如何吾子即長梧子也瑩明也言必黃帝聽此而後能明之

且汝亦大早計見外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鴉炙予嘗為汝  
妄言之汝以妄聽之奚旁日月挾宇宙為其脗合置其滑  
湣以隸相尊眾人役役聖人愚菴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  
盡然而以是相蘊

汝亦大早計者謂汝之所言方如此而早以為妙道之行是見少而自多之意雞未出卵而早求其呼更挾彈而未得鴉早求之以為炙此早計之喻也時夜度其時而呼更也我試為汝妄說汝且妄聽之看如何妄猶言未可把作十分真實說未可把作十分真實聽也奚何如也此一字奇旁日月附日月也挾宇宙宇宙在其懷



內也。昭合者言渾然相合而無縫罅也。言至理混然為一也。滑汨汨也。昏昏昧也。人世汨汨昏昏以隸而相尊者皆置之而不言也。士尊大夫大夫以士為隸大夫尊卿卿又以大夫為隸推而上之彼此皆隸也而却自為尊卑眾人迷於世故役役然聖人以不知知之則渾渾然猶愚也。也。愚也。無知之貌也。參合也。合萬歲而觀止此一理更無間雜故曰一成純萬物盡然者言萬物各然其所然人人皆有私意所以天地之間自古及今積無限箇是字故曰以是相蘊相蘊者猶言相積相壓也。

予惡乎知悅生之非惑邪。余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  
 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  
 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  
 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  
 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神又

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夫覺而後知此其大夢  
 也。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與  
 汝皆夢也。予謂汝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為弔詭萬世  
 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前面就因是上發到以是相蘊處却又把前頭死生無  
 變乎已一句就此發明喪去鄉里也。弱喪者弱年而去  
 其鄉也。久留他鄉而忘其故國恐悅生而惡死者亦似  
 此也。麗姬晉獻公之姬也。姬得於麗戎之國故曰麗之  
 姬。艾麗戎地名。封人守封疆之人也。始者去戎而來晉  
 故以為悲及其既貴與王同牀而食而後以始之泣為  
 悔。以此為死生之喻也。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  
 旦而田獵此語占夢書多有之。夢覺之間變幻如此方  
 其夢也。不知為夢。又於夢中自占其夢。既覺而後乃知  
 所夢所占皆夢也。此等處皆曲盡人情之妙。若此處見  
 得到則知衛玠之問樂廣之答皆未為深達。此亦學問  
 中一大事。如樂廣之訴則高宗夢傅說孔子夢周公果



爲何如耶大覺見道者也禪家所謂大悟也君貴也牧  
圍賤也愚人處世方在夢中切切自分貴賤豈非固蔽  
乎竊竊然小見之貌某與汝所言皆在夢中我今如此  
說謂汝爲夢亦夢中語耳此意蓋言人世皆是虛夢但  
其文變化得奇特弔至詭恠也我爲此言可謂至恠然  
至恠之中實存至妙之理使萬世之後苟有大聖人出  
知我此等見解與我猶旦暮之遇也此亦  
後世有楊子雲必知我之意解見解也

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  
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  
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  
人固受其黥闇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  
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  
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

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  
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

此一節又自以是相蘊處生來亦前所謂利害之端也  
勝負不足爲是非則是我與若辯者彼此不能相知也  
黥闇者言其見之昏也二人見既皆昏則將使誰正之  
議論與彼同既不可議論與我同又不可若皆與我與  
彼不同亦不可若皆與我與彼相同亦不可我是一箇  
若是一箇此人又是一箇則是三箇人皆不能相知必  
須別待一箇來故曰待彼也耶此彼字便是  
造化矣便是天倪矣天倪卽前之天均也

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  
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而亦  
無辯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  
所以窮年也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



倪分也天倪之所以和者因是而已是與不是然與不  
然皆兩存之即前之兩行也纔以為是纔以為然則又  
有箇不是不然起來便有是非之爭也聲言也化聲者  
謂以言語相化服也相待者相對相敵也若以是非之  
爭強將言語自相對敵而求以化服之何似因其所是  
而不相敵耶故曰若其不相待此二字下得最奇特若  
其猶言何似也不相待而尚同則是和之以天倪儘可  
游衍儘可窮盡歲月故曰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因  
之順之也曼衍游衍也窮年猶子美所謂瀟灑送日月  
也能如此則不特可以窮年併與歲月忘之矣非特忘  
歲月併與義理忘之矣年義既忘則振動鼓舞舞於無物  
之境此振字便是逍遙之意既逍遙於無物之境則終  
身皆寄寓於無物之境矣

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  
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耶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耶吾待  
蛇蚺蜩翼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

此一段又自待字上生起來罔兩影邊之淡薄者無特  
操者言其無定度也吾有待而然者言影之動所待者  
者形也我雖待形而形又有所待者是待造物也形之  
為形亦猶蛇蚺蜩翼而已我豈徒待彼邪蜩蛇既化而  
蚺翼猶存是其蛇也豈能自動耶我既待形形又有  
待則惡知所以然與不然哉此即是非待彼之喻也  
昔者莊周夢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  
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蝴蝶與蝴蝶之  
夢為周與周與蝴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此一段又自前面說夢處生來栩栩然蝴蝶飛之貌自喻者  
自樂也適志者快意也言夢中之為蝴蝶不勝快意不  
復知有我矣故曰不知周也蘧蘧然直之貌此形容既  
覺在牀之時此等處皆是畫筆在莊周則以夜來之為  
蝴蝶夢也恐蝴蝶在彼又以我今者之覺為夢故曰不  
知周之夢為蝴蝶與蝴蝶之夢為周與這箇夢覺須有  
箇分別處故曰周與蝴蝶必有分矣此一句似結不結  
却不說破正要人就此參究便是禪家做話頭相似此



之謂物化者言此謂

萬物變化之理也

此篇立名主於齊物論末後却撰出兩箇譬喻如此其

文絕奇其意又奧妙人能悟此則又何是非之可爭即

所謂死生無變於已而况利害之端之意首尾照應若

斷而復連若相因而而不相續全是一片文字筆勢如此

起伏讀得透徹

無窮之味





